

导言 :20 世纪末世界性的“家庭危机”

家庭组织源远流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人们营生的基本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之一。

人自呱呱坠地就生活在各自的家庭之中，从牙牙学语，到蹒跚试步，惟赖父母，不能离开家庭一日；在家庭中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处，接受教育和启迪，相互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长大成人，走入社会，到了一定的年龄要寻找配偶，组织自己的新家庭，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 重复自己父母做过的事情 即使到了垂暮之年 他们也大多希望和老伴及子女相依为命，得到扶助、赡养和慰藉，以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安宁。自人类社会以来，社会组织和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只有家庭还保持它的基本形态和内核。然而在今天 人们的家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深思，特别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理性思考。

“连总统都没能解决好家庭问题”，这是世人对美国家庭的议论。美国总统克林顿连任两届总统，而且创造了美国社会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奇迹，被誉为美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年轻有为的总统。然而，一度却面临被弹劾的窘境，原因是家庭问题。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被披露，并因此而导致做伪证，干扰司法等问题，使他被共和党议员穷追猛打，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差点被弹劾掉的总统。人们从一个总统对妻子和家庭的不忠，想到了全美国家庭，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家庭。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在家庭上最具传统，人们也最重视家庭的国家之一。还在 20 世纪中叶，当西方国家面临着以高离婚率为标志的普遍的家庭危机时，中国还在以低离婚率和高稳定家庭自诩。然而，今天的事实再也不能令人掉以轻心了。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面对家庭的急剧变化，开始修改旧婚姻法和制定新婚姻法，以适应世纪末婚姻家庭的需要，一些人主张在新婚姻法中增加有关“夫妻忠诚”的条款把惩治所谓“第三者”也列入婚姻法中而且要求严格离婚理由。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如果这样，则意味着用政府和法律来干预人们的私生活，是从 1980 年婚姻法，甚至是从 1950 年的婚姻法上倒退，法律只能用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不能用来调整人们的思想所谓“夫妻忠诚”的条款是不能写进法律，写进去也是无法操作的。在这里我们不就上述争论作是非判断而是首先肯定一个事实中国的家庭也在遇到“麻烦”而且是不小的“麻烦”。家庭冲突和矛盾增加、夫妻不和、“第三者”乘虚而入、离婚者大大增加已经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在想，中国的家庭也面临解体和崩溃的危险吗？这对于千百年主张“白头到老”、“从一而终”的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家庭问题不只是离婚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在我们较为系统阐述这些问题时，首先应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变迁引起家庭变化谈起。

一、20 世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20 世纪将以多事和急剧变迁的特征而载入史册。还在 300 年前爆发的那场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造了新的文明和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并不平坦，它的繁荣和“危机”几乎是同时到来，交错出现的。特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它的总危机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为此而使数千万人丧失生命，世界遭受巨大破坏。然而，这些并没有使世界崩溃走向灭亡，反而出现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奇迹般的繁荣。

有人说，当今社会是个漩流涌起，急剧变革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称当今世界正在迎接第三次浪潮。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所谓农业革命，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至今不过三百年；第三次浪潮可能只要几十年。第二次浪潮，创建了第二次浪潮的文明，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而今天一个新的浪潮——第三次浪潮汹涌而来，如果我们细心谛听，我们就能听到，这个新的浪潮已经在海岸近处鼓起雷鸣般的涛声。这是令人振奋的，然而也是令人苦恼的。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称这个时期是“两个时代交替时期”我们可以“感受到周围在动荡”然而“有时候令人感到痛苦、感到不稳定”^②。我们应当怎样称呼这个时期是“后工业时期”还是“信息时代”或者是“第三次浪潮”？无论怎样称呼，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社会正面临着全面的无情的改革“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强迫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平衡”；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正在实现”从向组织机构求助到自助”；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新的社会规范出现了”；新的心理心境出现了”；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新的社会思潮和潮流出现了”整个世界都在巨变，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在这场变动中经历变革与考验，适应新时代的潮流，改变自身，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新观念、新事物的孕育、生存以及发展其速率均是前所未有的。在过去的那些个世纪，一种观念、一种新事物的形成往往要以数十年计。而现在，一种观念、一种事物的出现，简直要以月、日来计算。当人们还在思考有关信息和后工业

参见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5页。

参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时代的含义时，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出现了。曾几何时，“知识经济”似乎还只是一个涉嫌生造、有嫌生硬的词汇，而今它却已成为稍领风气之先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虽说其内含与外延远未论定。早在二十年前，极富预见的未来学家们就已经预见到，在传统经济模式之后，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将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出现。尽管这些学者们使用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却大体一致，那就是在人类农业、工业两次经济革命之后，又一次新的经济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而这次革命并不是在土地或工厂里实现的，而几乎是在大脑里实现的，其核心是知识。如果说农业革命是第一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是第二次经济革命的话，这次革命可称为第三次革命。知识经济这第三次经济革命带给人类的影响将是全面和深远的。对于政府来说，如果不能及时制定出适应这次革命的政策，抢占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高点，它所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在未来稳健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问题了；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不能调整、改造、拓展以适应这次革命，它就有些命运难测；对于个人来说，观念、能力等诸种素质如果不能适应这次革命的要求，他也就有些前途未卜。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能引起大到国家、政府，小到企业、个人的震动。换句话说，经济基础的变化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表现，不能不因此而发生改变。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当今全世界家庭正在发生的多方面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世界性的“家庭大变动”

一些人断言，在当前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人们正面临着—场世界性的“家庭危机”。他们用“家庭崩溃”、“离析”、“衰落”、“瓦解”、“消失”、“被困”或是“处在麻烦之中”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这一危机。甚至有人断言到下一个世纪，家庭将不复存在。一些人列举了“家庭危机”的具体表现是“离婚率大大提高了”、“家庭分解，日趋单一化、核心化”、“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的大量增加”、“婚

外情增多 未婚同居 未婚先孕者增加 ”, 非婚生婴儿增加 ” 老人无人赡养、照顾 ”; 儿童无人照顾、抚养 ”; 家庭主妇突然出走 ”, “ 夫妇间冲突加剧、家庭暴力增加 ”, 生育率持续降低 ”, 各种试婚短期同居现象出现 ”; 自杀现象增多 ’等等。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从第一、第二到第三世界 到处都笼罩着所谓‘家庭危机’的阴云。

在美国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家庭问题。正如前副总统蒙代尔著文写的：“美国的家庭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压力是青少年的犯罪的增加；在过去 30 年里私生子增加一倍以上；自杀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至少有 20 万儿童受到其父母和监护人的虐待’^①。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承认美国家庭陷入困境。他认为 表明家庭崩溃的迹象是 当前 2/5 的婚姻是以离婚而告终，1/8 的儿童是非婚生育的，1/6 的儿童生活在只有父亲和母亲的家庭里。卡特曾把“重建美国家庭”作为自己竞选总统的纲领之一。他入主白宫后，特聘请了白宫家庭问题顾问。他要求白宫工作人员要负起家庭责任。他对白宫人员说，尽管你们的工作很忙，但不要忘记自己作为父亲、母亲和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你们要规规矩矩地结婚，不要做现在流行的那种未婚同居的事情。近二十年来 在美国‘家庭’已经成为‘冲突’的代名词 它和美国许多爆炸性的问题，如流产、同性恋权利等相联系着。由美国著名家庭社会学家撰写和编著的《变迁中的家庭》一书，披露了美国家庭危机的一些情况：若以当时的结婚为准，那么差不多一半的婚姻是将以离婚而告终。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字，未婚同居的夫妇数量已经达到 156 万，是 1970 年的 3 倍 单身户大量增加 在 1980 年已经有近 23% 的家庭是单身户。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 30 年。

前苏联 虽然在披露社会问题方面一向谨慎保守 但对社会存

参见[美]《今日心理学》杂志 1977 年 5 月号。

参见潘允康《现代家庭生活方式》，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 页。

在的婚姻家庭问题却毫不掩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此有过大量的报道。苏联《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1983 年 4 月号刊登苏联社会学家 P. 维克多的文章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苏联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家庭经历了深刻多方面的变化。新型的现代家庭和旧式的传统家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组成形式是不同的；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区别；将他们结合起来的纽带也不再是相同的了。家庭变得更加不稳定 孩子的数目减少了”。他认为，离婚问题是当前苏联婚姻家庭的首要问题。专门的社会调查显示 每 3 对夫妇结婚就有 1 对夫妇离婚。1940 年 全国有 205600 对夫妇离异，1981 年则增至 927500 对。这种倾向到今天还在发展。1980 年代初期，苏联的单亲家庭曾以每年 45 万到 50 万的数量增长。苏联《文学报》1985 年 8 月 17 日刊登了哲学博士瑟先科的文章，题为《婚姻为什么破裂》，文章写到 20 世纪是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家庭婚姻方面也在进行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前苏联家庭社会学专家哈尔切夫也著文提供了这一方面情况。他说：在四分之一世纪里（1940—1965 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 1.5 倍 将近 2.67 亿人改善了住房条件，然而婚姻家庭关系却变坏了，离婚和只有一个家长的相对数、非婚出生率、家庭子女的平均数、新生婴儿中不可逆畸形百分率、青少年越轨行为情况都恶化了。近十几年来，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经济状况不好，社会动荡，人们的心情浮躁，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不仅美国、前苏联有“家庭危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北欧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地区，西欧也不落后。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法国每 4 对夫妇中就有 1 对多以离婚而终。1981 年时分手的夫妇只占 23.8% 到 1983 年就上升到 27% 有将近 85 万名年龄不到 18 岁的孩子的父母离婚 占总数的 5.9%。法国一位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结果使社

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造成孩子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艰难和困苦，而且打破了孩子们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平衡，产生了一系列家庭问题。据《法兰西晚报》报道，法国每年要发生数以万计的家庭事故，使法国保持了欧洲国家家庭事故的最高记录。为数众多的家庭事故的受害者中有一半是 14 岁以下的儿童。孩子无人照顾，难免在家中乱摸乱动，攀高跳低，有的触了电，有的被火烧伤，有的从阳台上掉下来，有的煤气中毒，有的玩危险玩具时被炸伤，还有的跟狗玩被狗咬死。据“法国保险新闻资料中心”统计，家庭事故造成的死亡比工伤事故造成的死亡还多一倍，每年损失达 50 亿法郎。

在前联邦德国，越来越不稳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社会政策方面的问题。据新华社报道，司法部长恩格尔哈德在该部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抱怨，居民离婚的日益增加，而结婚生孩子的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据司法部宣布的数字，1965 年离婚的夫妇是 58728 对，1983 年增加到 121370 对，结婚登记却从 1965 年的 492128 对减少到 1983 年的 369628 对。同时期出生的婴儿从 1044328 人下降到 621173 人。

在保加利亚，由于夫妻在家庭中的职能和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离婚数量明显增多，尽管保加利亚是一个离婚率居中等的国家，但根据近年来有关统计数字，在离婚的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的增长方面，都已向高离婚率国家靠拢。

在亚洲，日本也出现了“家庭动荡”。它的主要问题是“自杀问题”、“离婚问题”、“老年人问题”、“家庭中主妇突然出走”、“家庭内暴力”、“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以自杀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中年男子自杀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83 年日本中、老年男子中任管理职务的男子自杀人数占新增加自杀人数的 70%，1/3 的人是由于经济问题而自杀。日本职工的负债是社会问题之

参见《新观察》1986 年第 1 期，《南京日报·增刊》周末 1983 年 3 月 12 日。

② 参见《国外社会学》1986 年第 6 期。

一，一些职工家庭在无法偿还沉重债务的逼迫下，便以“集体自杀”或“妻离子散”的形式宣告崩溃^①。

在东南亚，虽然移民背景、文化差异、社会的发展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但离婚率猛增的事实已经发生。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曾载文指出：现代社会的男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使得婚姻的本质也开始改变，这就导致了离婚率的增加，东南亚家庭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总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世界性的家庭变革与“危机”是今天人们能眼见的事实。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1) 家庭小型化趋势。所谓家庭小型化包括家庭规模小型化和模式小型化两个方面的含义。规模小型化是指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减少，发达国家家庭平均人口都已降到 3 口人以下。模式小型化是指世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两代人，一对夫妻和他们未婚子女组成的标准的核心小家庭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主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一种新的只有夫妻二人组成，不要子女的“丁克家庭”出现了，还有持“独身主义”“不结婚的单身户”，以及由于婚姻破裂产生的单亲家庭等，都加速了家庭小型化过程。

(2) 家庭多样化趋势。所谓多样化趋势是指家庭正在向多种多样的模式发展。核心家庭尽管是当代占统治地位的家庭，但种种迹象表明，家庭正在从核心家庭基础上继续变化，比如向“单身户”、“单亲制家庭”方向转化。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反常家庭”——“畸形家庭”出现了，如“未婚同居”、“试婚”、“同性恋婚姻”等。美国两位精神病专家凯拉姆·恩斯敏格和特纳对芝加哥一个贫困的黑人区的家庭进行调查，发现有 86 种以上各种不同的成人间结合的关系，包括“母亲—祖母”家庭；“母亲—姑母”家庭；“母亲—继父”家庭，以及“母亲—其他人”家庭等等。据此有人断言，家庭将长期没

参见《光明日报》1984 年 4 月 22 日。

有一个单一的形式，而是高度多样化的家庭模式。现代人将不再生活在统一的家庭形式中，而是沿着个人的爱好，或者“已经习惯了”的轨道”，在新制度下度过他们的一生。

(3) 家庭不稳定，离婚率增高。传统家庭崇尚“白头到老”、“从一而终”，把家庭稳定作为理想和追求。现代社会的发展使这些原则受到挑战。今天，许多人已不再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和“从一而终”，而是把对“家庭生活质量”的追求放在首位，为了追求“高质量”的家庭，不惜离婚、出走、未婚同居等，破裂原有的家庭，重新组建新的家庭或所谓同居式“准家庭”（非法律意义上的家庭）。

(4) 由“义务”型向“情感”型转变。传统家庭是重“义务”、轻“情感”的，结婚成家是为了过日子，生孩子，无所谓情感和爱情，为了“义务”可以把“情感”压到最低的程度，甚至不要情感，有“床上夫妻，床下客”之说。现代家庭则重“情感”、轻“义务”，浪漫主义的爱情成为衡量婚姻家庭质量的首要标准，是婚姻和家庭的第一要素。一些人为了“感情”可以把“义务”压到最低的程度，有“合不来就散”之说，只为个人，无视婚姻家庭义务，从以家庭利益为重到以个人利益为重。

(5) 由“亲子”型向“夫妻”型转变。在家庭中有两种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是姻亲，是横向关系。亲子关系是血亲，是纵向家庭关系。在传统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血亲重于姻亲，家庭靠纵向支撑，而不是靠横向维持，为了亲子义务，可以牺牲夫妻感情。今天恰恰相反，在家庭中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并超过了亲子关系，家庭靠横向维持，而不是靠纵向支撑，家庭关系的重点已由亲子转向夫妻关系，为了夫妻感情和浪漫的生活，可能牺牲亲子利益和关系。在一些西方国家，有人把家庭中的孩子称为家庭中的“第三者”，就是生动的说明和写照。

(6) 婚姻、“性行为”、“生育行为”三者分离。以往人们结婚，由婚姻关系取得了合法的性权利和性关系，性关系囿于家庭之中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更多是为生育目的，导致生育后果。今天性行为比较多的超越了婚姻范围，各种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越来越多，未婚同居行为增多，非婚生婴儿增多都是表现。在家庭中性生活和性行为也越来越脱离生育的目的，甚至完全与生育无关。性生活这种以往在家庭内外不能启齿、不能言表的东西，今天已经变为能公开谈论、公开追求的东西，成为家庭和夫妻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在“婚姻”、“性行为”和“生育行为”关系的问题上能集中反映现代人的道德意识的变化，也反映出今天作为社会与家庭调节器的现代道德规范具有了多义性、非确定性和灵活性。传统规范对家庭和婚姻的约束力已大大减弱。

(7) 由重生育到轻生育。传统家庭是重视生育的，以多子多福为价值观念，以传宗接代为本。现代家庭的价值观念由重视下一代转为重视自身，用“享乐主义”代替“多子多福”。在今天的家庭中，多子不仅失去了其传统的价值，而且会降低现有家庭生活质量。因此人们崇尚少生育，甚至主张不生育。

(8) 由家庭关系的“不平等、不民主”型向“平等、民主”型转变。在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夫妻不平等，丈夫支配妻子，亲子不平等，老子支配儿子，兄弟不平等，长兄为先；嫡庶不平等，嫡系支配旁系；家庭成员不平等，家长支配一切。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家庭向着平等、民主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夫妻平等，亲子平等，家庭中一切成员平等。特别是夫妻之间，不仅在经济地位上日益平等，而且在家庭经济管理、家务劳动、子女教育、两性生活及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逐步得到平等的发言权和支配权。今天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接受教育和劳动就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9) 生活方式现代化趋势。所谓生活方式现代化，是指用现代化科学手段组织、决策、指导、协调、研究和实施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包括科学地组织、安排和管理家庭经济、家务劳动、家庭饮

食、家庭物质、家庭环境、家庭安全、家庭娱乐及家庭精神生活等项 是家庭管理思想、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今天 随着家庭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家庭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了。

(10)由“封闭型”变为“开放型”由“紧密型”变为“松散型”。传统家庭是封闭的，社会的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家庭之中，家庭自给自足 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性强 很少对外交往 内向而血缘观念重，排外排他性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家庭由封闭型变为开放型，家庭中原有的部分功能转向社会，为社会所代替，家庭成员广泛走入社会，劳动就业，和社会其他成员交往。其结果是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家庭关系松弛，婚姻血缘关系被发达的业缘关系所取代，血亲观念日益淡薄，家庭成员间的依赖性低，具有较大的相互独立性和个性，家庭组织也变得松散了。

在我们列举了世界性的家庭变动，归纳了这些变动的规律和趋势之后，我们可以认为世纪之交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概括为现代“家庭危机”。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有自己悠久的文明史和家庭传统，当它开始跨入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行列时，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引起了婚姻家庭的震荡和改变。中国自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中国的家庭也受到世界家庭的影响和冲击，出现了一些和其他国家相同的情况，比如离婚率明显上升，家庭规模急剧缩小，婚前怀孕、未婚同居、未婚生育、婚外恋现象增加 传统的老年人赡养模式开始动摇，“第三者”插入他人家庭引起了婚姻纠纷案件等等。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今天也不会瞬间改变和消失，它对中国社会还会有深入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正面上说，它能够帮助中国家庭坚持自己家庭传统中的优良方面，抵制现代家庭变迁中的消极方面，比如坚持家庭赡养老人等。消极的方面则是延缓

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进程。比如根据近年来各方面的社会调查资料证实，我国部分农村地区迄今还存在严重的包办、买卖婚姻现象，还没有实现婚姻的自由和自主。婚姻家庭的质量也不高，结婚就是生孩子 绑在一起过日子 这和封建主义影响有关。总之 今天的中国家庭变化呈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既有现代的，也有传统的，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就在我们谈论城市中热门的现代“情人现象”时 在农村还有人在包办买卖婚姻中挣扎。无论如何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研究和思考家庭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研究家庭的社会学视角——家庭社会学。

第一章 家庭社会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家庭组织存在了数千年，人类对家庭的思考和研究也有了几千年，然而关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只有 150 年左右的历史。

家庭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正如我国古代的《诗经》上所说的：“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 长我育我。顾我复我 出我复我。”人一出生就离不开家庭 离不开父母 家庭是被社会和大众关注的话题，更是社会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就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循规蹈矩”，做一名像样的家庭成员，则幸福和繁荣就会充满人间。他还认为家庭关系和伦理是整个社会关系和伦理的基础，应当扩展到社会中来，比如说主仆之间合乎体统的关系应该和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了“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逻辑思想 把个人、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 包括“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的三伦都是家庭关系 也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申命记》、《传道书》、《诗篇》和《箴言》中都有过关于家庭和家庭思想的描述和阐述，比如都主张人应该服从家庭。古摩西法律和罗马法都有家庭的系统论述和规定，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斯特的著作就描写了野蛮人的家庭，雅典人的演说、荷马的史诗也都对家庭做过描述。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家庭延续了几千年，人类对家庭的研究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对家庭的社会学研究是从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的。1838 年孔德在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 4 卷出版之际，提出了建立社会学独立学科的要求，社会学产生了。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家庭社会学 也产生并发展了起来。由于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开始的 家庭研究比较偏重在有关家庭史和家庭起源方面。到 19 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了 对现实家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 家庭社会学理论，今天家庭社会学在 世界各国已经十分普及和发达。

第一节 社会进化论影响下的家庭社会学研究

早期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较深。社会达尔文理论在 19 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十分流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H. 斯宾塞、J. J. 巴霍芬、H. S. 梅因和 L. H. 摩尔根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由于生物进化链是由一系列的阶段构成的，所以文化方面也具有同步的进程。他们试图把进化发展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形态和制度中，并因此而形成了关于家庭和婚姻的进化图式。他们对文明人与原始人的家庭进行对比分析，多数人认为现代人的家庭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原始人的家庭以多偶为特征。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社会最初是乱婚，还是一夫一妻，人类社会在父权之前有没有母权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称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

恩格斯说：“家庭史的研究是从 1861 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① 瑞士法学家巴霍芬认为，人类在更严格的两性关系前是“杂婚”，他提出母权家庭在先的思想，认为历史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5 页。

曾有过妇女统治社会的母系社会阶段。他对母权家庭如何转变为父权家庭做了宗教式的神秘解释，在他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巴霍芬的继承人是麦克伦南，1865年麦克伦南发表了《原始婚姻》一书，他也认为人类曾经历过乱婚阶段，并且认为母权家庭先于父权家庭存在，原因在于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梅因持有不同的观点，1861年他出版了《古代法》一书，认为父权制是家庭的最初形式，母系社会在历史上纯属子虚乌有，在上古社会，就是以男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的原则来组织的。当时的男子享有最高的权力，他掌握着妻子、子女和奴隶的生死大权，随着罗马法律制度的变化，男性权威渐趋衰落，于是人们摆脱了其父亲的控制而获得了日益增加的自由。梅因提出了家庭成员“从地位到契约”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中，血缘关系规定了组织中基本准则，在这种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群体关系和传统就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后来，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血缘关系的纽带松弛了。这种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古代社会的单元是家庭，而现代社会则是个体。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系统的人”^②。摩尔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他和欧洲那些书斋式的进化论者不同，他曾在易洛魁族人和其他的美洲印第安人团体中进行实地考察，并用这些实地考察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把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每个阶段都以人类借以获得生存的不同发明为特征，技术、政权、血缘和家庭模式

② 参见[美]马克·赫特尔著，宋践、李茹等译《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以及其他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这些阶段描述出来，蒙昧时代包括渔业的发展、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发明；野蛮时代是陶器烧制和动物畜养、玉蜀黍和其他植物的栽培、铁矿冶炼和使用铁器工具；文明阶段开始于语言文字的发明。他认为人类的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是运动的变化的，是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人类家庭曾经经历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从群婚时代过渡到个体婚时代 其相应的家庭形式为“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群婚的两种形式）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个体婚的两种形式）摩尔根在解释家庭进化和演变的原因时说：“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和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摩尔根的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马克思于 1881 年 5 月到 1882 年 2 月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并做了十分详细的摘录，他不仅高度概括了摩尔根的主要论点和材料，而且附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例如，针对摩尔根所说的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社会的发展，从较低形式进化到较高形式 马克思补充说 同样 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恩格斯在评论摩尔根的贡献时说：“……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② 恩格斯又运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资料写成了不朽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作为文明社会细胞的家庭，揭开了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阐述了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和整个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4 页。

19世纪中叶，人们对家庭史方面研究的兴趣除去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关外，也和知识上的革命有关。当时围绕着进化论的争论席卷整个欧洲，它导致了在人类的本质和地位问题上的争论，家庭制度也受到这种知识革命的冲击。另外，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西方人从其他地区和民族中了解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发现人类竟然存在如此繁多的家庭制度，无论从种类上还是相互差异上都超出了人类的想像力。因此人们判定原始的家庭和今天的家庭一定不是一个样，有关家庭和家庭发展史的研究也就成了热门。关于家庭史的研究热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到19世纪末就冷了下来，一方面人们在研究中逐步感觉到他们援引的资料并不可靠，这些资料大多属于很少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旅行者和传教士所提供的道听途说，他们掌握的古代历史资料也缺乏可信性。从现实研究和收集资料的角度说，一些历史资料会迅速遗失，而且可能永远消失，因为那些残存的原始人正在从现代人那里不断接受新的工具和新的观念，他们的原始文化将发生质的变化而不能复原。另外，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们也不能抗拒，比如在许多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中，操着存在几千年语言的最后老妪已经衰朽不堪以至神志不清，曾参加过围捕野牛的最后长老不久就会死去，再从他们那里获取原始资料的可能性和机会越来越少了。因此，人们对家庭的研究开始从对家庭史的兴趣转为对家庭现实问题的兴趣。

第二节 对19世纪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中的家庭社会学研究

19世纪的欧洲，社会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亲属、乡村、社区和宗教方面的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被抛弃，旧的政治制度受到